

信贷处长

一位外逃赃官的亡命之路
惊心动魄的犯罪计划 触目惊心的贪污行径

横舟 平川◎著



北京出版社

信贷处长

横舟 平川◎著



長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贷处长/横舟、平川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6

ISBN 978-7-80204-229-1

I. 信… II. ①横… ②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7769 号

书 名: 信贷处长

主 编: 横 舟 平 川

责任编辑: 李砺寒

封面设计: 尚 农

责任印制: 赵 波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20.375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80204-229-1/I·325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引子

2004年4月1日，H省检察院技术大楼在一阵阵喧嚣声中迎来了它的落成典礼。

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我信步来到整个大楼最高首脑的指挥阵地——处长办公室。

熟练地将房门打开后，我一屁股就坐在了办公室内那个既舒适又气派的大沙发上，然后潇洒地为自己点上一根细长的寿百年香烟，习惯性地仰头背靠沙发软垫，优雅自得地从口中吐出烟圈。

当官的感觉真爽！

细算起来，省检察院技术处处长这个宝座，我已经整整坐了10年了。我这种人居然能当官，还当得挺稳，甭说旁人觉着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都觉着难以置信。

10年前，丁凡处长在临近退休之际，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我这个政治上很不成熟的法医学专家硬是给推上了领导的岗位。当然，法医室的全体同仁，尤其是尹东升同志，也为我的升迁，费尽了心机。

当了行政长官后，我才终于知道，原来当官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不是一杯浓茶、一张报纸，外加一颗麻木不仁的脑子就能把一天的光景轻轻松松地打发过去的。



省院技术处处长的角色，让我尝尽了为官的酸甜苦辣。说来我这人就是有些与众不同，人家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却屁股刚刚挨上那把争了大半年的交椅，还没品出其中的滋味，就跟头栽在一个司法会计鉴定的案件上，差点成为全国检察机关历史上寿命最短的处长。

幸亏国内著名司法会计专家杨萍的鼎力相助，才使我转危为安，将那已经陷进泥潭的双脚，从一片绝望的沼泽中愣是给生生地拔了出来。

想到杨萍，我心血来潮地拨通了她的电话，没想到电话铃声随着推开的房门清晰地进入我的听觉器官。

“嗨，神了，杨萍，怎么这么巧？”

“知道什么叫心灵感应吗？告诉你吧，我的第六感就是这么绝！知道你想我，我就来了，就这么简单。”

一身银灰色纯毛料女套装，恰当地显示出杨萍典雅不浮华的气质。一头披肩长发飘洒着洗发香波的气息，与我身上飘散着的法国香水味形成明显反差，让人感到既亲切又平和。杨萍是个美丽大方文静沉着的女人，从她端正服帖的眉眼，不难看出她性格温顺与谦和的一面，但从她那直挺小巧的鼻翼和微笑时显现出的两道浅浅的鼻唇纹，又让你明显地感觉到它们主人固执和坚强的另一面。

“杨萍，江陵市国土局的那个案子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微笑着看着这个闻名全国的司法会计专家。

“这个赵高，还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表哥是工商银行的行长，女儿在国外读书，侄儿又是克美公司的董事长，我怀疑他贪污的赃款大多都转移到国外女儿的户头和侄儿的公司里了，再加上那位银行行长的暗中搅和，这案子有得查。韩崐，这小子的嗅觉非常敏锐，是个十足的老狐狸！”

“狐狸再狡猾，总会露出尾巴来。你是谁呀，杨萍，凭你的智力，还斗不过一只狐狸？还记得十年前，建行霍炎的那个案子吗？要不是你杨萍，我早就被这只老狐狸给拐到孙山去了。”

话音刚落，忽听窗外传来阵阵声响，正处于兴奋状态之中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我疾步上前，映入眼帘的却是窗外的那几棵洋槐树。

四月的暖春，正是洋槐开花的时节，浓郁的花香萦绕在整座楼房里，弥漫在浮满生机的空气中。

可这花香跟我那莫名其妙的思维中断能有什么关联呢？

我沉心静气地仔细观察。

从窗外看去，掩映着这栋小巧精致的现代化楼房的一棵棵洋槐树绿意葱茏，树上成千上万串白色洋槐花葡萄般地倒垂着，时而随风转动，那风铃般的调皮模样，真是让人心醉。

这景这情让我想起了两个与霍炎有关系的女人。

难道是谷如云抑或是霍晴阴魂未散，在向我诉说着什么？

这两位早逝的年轻女子究竟想对我说些什么？

我的脑子即刻翻江倒海般地异常活跃，十年前的往事好像鲜活的画卷，一页一页生动地在眼前慢慢展开。

第一章

1

十年前，准确地讲，是1994年4月3日。我的顶头上司，省检察院郭副检察长在电话里以命令的口吻叫我立马到他的办公室。

那天，我晦气到了底！

辛辛苦苦在一个边远的山城忙了大半个月，与公安机关联手成功地侦破了一个轰动全省的毒杀大案后，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美其名曰补休。

本想美美地睡个懒觉，不想却被一个晦气的噩梦搅得心惊肉跳，惊恐地从床上跳下，虎口脱险似地逃离了卧室。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忍着饥肠辘辘的消化器官无言的抗议，我像只被赶着上架的鸭子，在厨房里笨拙而无效地运动着自己的身体。预料之中的事故终于发生了，常年不用的菜刀伤害了我的手指，鲜血很快就从破裂口处涌出，急得我慌慌张张东奔西撞，翻箱倒柜大喊大叫地寻找着陈如明早已为我备下的创可贴。天知道，平日里规规矩矩躺在抽屉里的创可贴在主人最需要的时候却挖地三尺也不见它的踪影。最后您猜怎么着？咳，这东西竟然神奇般地被我从冰箱里拽了出来。龇牙咧嘴地贴上冰冻创可贴，我再次走进受到伤害的现场，狠狠地把刀和菜板砸向涮洗台——“啪嗒”、“哗啦”——活见鬼！涮洗台上那可怜的水龙头居然被我砸歪了头，然而气势汹汹喷涌而出的自来水，却得意忘形地向我这个天下第一笨女人无情地示威。

我不得不承认，离开了陈如明这个老白菜帮子，我的生活确实有些一塌糊涂没有秩序了。

眼下，垂头丧气的手指头，正在哆嗦地打着寒战；被我打破头的那个水管，正在张牙舞爪气焰嚣张神气活现地发泄着那



积蓄已久的强烈不满。我呆呆地立在水池旁，傻眼看着流水四处喷溅——我第一次感到了彷徨与孤独，一个强烈的愿望在内心激荡——真希望陈如明现在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我就是这样呆呆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厨房胡思乱想，直到郭检的电话打了过来。

“韩崑，上班的时间你怎么会在家里，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郭检不容辩解和回绝地挂断了电话。我这才猛然醒悟，我已经是省检察院的一处之长了，就是休假也应该跟主管检察长打声招呼呀！

我赶快拨打物业维修部的电话，万分火急地要求他们派人前来为我排忧解难。在应急状态下，我的反应历来超常。果断结束厨房之战后，我便风风火火地举着包扎得像粽子般滑稽的手指，一路连冲带闯地赶到了郭检的办公室。

不料，郭检此时并不急于召见我，他的办公桌前端坐着一位年轻的女性。看到我进来，他有些不耐烦地对我摆摆手说：“先到外面等等吧。”

我自知理亏，等会儿就等会儿吧，正好静下心来，给自己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找点辙儿。

可是，等我心中酝酿好的辙儿都快磨出了茧，领导和那位女士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从着急到焦急，从焦急到上火，最后终于有些怒不可遏。

“哼，怎么这样，不就是个比我官大一级的土老冒嘛，不就是嫌我没有随叫随到吗，差不多就行了，还真想让我在外面闭门思过兼带着给你们站岗放哨呀。”

我边愤怒地想着，边推开了郭检办公室的门：“郭检，今天我补休，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处理，如果您没什么急事，我就回家了。有什么事，等我休完假再说吧。”

“噢，韩处长，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给你们技术处新进的司法会计杨萍。杨萍，认识一下你们的处长，她可是咱们检察院的女强人呀，你跟着她干，没错。”

“别介，郭检，您可甭让她跟着我干，我明天干不干还两说着呐。”

“怎么，处长当上了，主任法医师也当上了，不在这干在哪

儿干呀。”显然，郭检对我的态度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这话茬接得也就很有些没水平了。

“郭检，您是不是觉着我对现在的位置特满意呀？不瞒您说，无论是处长还是主任法医师，我韩崑都当之无愧，对此，我不会感激任何人，我自信，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凭着自己的本事得到今天所得到的一切。”

“哦，韩崑，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大的情绪。嗯，哪天有时间咱们好好聊聊。”郭检和蔼地说。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才知道郭检并不像大家私下里说得那样霸气十足，也许是他这个大人不愿意跟我这个小人一般见识的缘故吧，谁让我也是个霸气十足的人呢。

郭检递给我一份秘侦报告：“还记得我跟你提到的那个霍炎吗？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呀。当时我让你这个省检察院技术处的处长组织检察系统的司法会计鉴定队伍查他的账，没想到你们的技术力量没有跟上，江宁市检察院在没有与反贪部门通气的情况下，聘请了审计事务所的专家对账目进行了审计，结果没有查出霍炎的经济问题。究竟是没有查出问题，还是有人从中作弊，出具虚假鉴定结论，还需要我们自己的司法会计专家进行复核鉴定。”

我埋头看着秘侦报告，郭检喝了口茶水，语重心长地说：“检察机关秘密侦查阶段的司法会计审查，怎么能够完全依靠面向社会服务的审计事务所承担呢？我历来反对借用民间力量来搞反贪案件，尤其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就是因为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初检鉴定把霍炎从贪污嫌疑中彻底解脱，组织上才没有取消派他出国考察的计划，现在他人已经到了巴西，可检察机关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要求对他实施监控措施。韩崑，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份秘侦报告，如果情况真的像反贪局侦查的那样，后果不堪设想呀！”

听到这里，我有些坐不住了，这份轻飘飘的秘侦报告，居然让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尽管郭检语气平和，但平和的语气中透露出异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一个月前，我对司法会计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以明显的抗上心理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是一个月前，有人向省检察院反贪部门举报江宁市建行



行长霍炎有严重的经济问题。郭检一方面布置反贪局秘密侦查，一方面要求我们技术处组织司法会计专家对江宁市建行的账目进行审查。当时，我对郭检的意见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只是将此事电话布置给了江宁市检察院技术处处长、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鲁建。

鲁建这家伙在对待司法会计专业这个问题上和我差不了太多，也是个死脑筋，固执、不开窍，总认为社会上有那么多现成的审计机构，有那么多的审计专家，检察机关没有必要再养那么多的人来搞所谓的司法会计鉴定。因此，我们对反贪局长出身的郭副检察长一而再、再而三的指示并没有放在心上。

唉，想起自己刚才的狂傲，我真有些遭遇到现时现报的感觉，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看来我这人也就能混个主任法医师当当，处长虽说算不上什么大官，可这差使还真不是我这种人能干得了的。

这可真是人不治天治呀。看来，我这个技术处长算是当到头了，我懊丧地想着。

郭检严肃地看着我，语气厚重地说道：“韩处长，你马上组织一个司法会计专家组，亲自坐镇江宁市，彻底清查霍炎的账目！另外，技术处要尽快成立司法会计室，杨萍出任室主任。”

就这么着，我和杨萍在郭检的安排下，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外表文弱秀气的杨萍，是全国检察机关司法会计专业的一位女中豪杰，在震惊全国的“郑李大案”司法会计鉴定中，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杨萍显赫的工作业绩，永宁市检察院反贪工作在全国检察系统出尽了风头。据说，郭检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将她从永宁市检察院调入省院。

2

那正是一个洋槐开花的时节。

火热的太阳把四月的江宁装点得让人们忘记了季节，爱美的女人们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穿上自我炫耀色彩的艳丽夏装，表情高贵而又神秘；男人们到了这个炎热的时节，却神气不起来了，个个像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蔫不唧的。

我的着装风格是我心情的晴雨表。记得那段日子，一向追求时尚喜爱绚丽色彩的我，土头土脑的满脸傻气，活脱脱一个四月的江宁男人。

我心事重重地带着杨萍调集的一班人马来到了风景秀美的江宁市，进驻市建设银行，开始对烦琐的财务开支、转账、贷账各项业务进行会计审查和会计鉴定工作。

在我看来，司法会计鉴定与法医鉴定有着天壤之别。说实在的，一看到堆积如山的账目，我就情不自禁地头昏眼花，烦躁不安。我搞不懂杨萍这么干脆利落的人怎么会热衷于这样一个枯燥乏味的工作。而杨萍对此却不仅习以为常，还颇有些爱不释手，她和她的手下一接手账目，立马就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投入到烦琐的工作之中。

银行方面，负责配合我们工作的是一位名叫谷如云的女职员。

谷如云是一位热情、聪敏的贵州姑娘，从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宁市建行工作，如今已经快六年了。这个看上去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实际上已满28岁了。论长相她算是第二眼美女，越看越有味道的那种。平心而论，她的五官长得并不出众，甚至有些不成比例，鼻子太小了些，嘴唇太厚了点。不过，这种不成比例的轮廓，却平添了几分性感和野性的诱惑，而这种魅力对某些男人而言，又恰恰是难以抗拒的。

看着谷如云跑上跑下积极地为我们收集、提供原始数据和账本，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开朗、美丽的姑娘。看得出，她也很喜欢我，她不仅一口一个“媚姐”地称呼着我，还常常从家里给我们带来她母亲烧的贵州菜。说实话，那几道菜做得可真棒！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地唾液分泌剧增呢。

但是，这种好感和亲密关系只维持了不到三天。三天后，我发现了谷如云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个女职员总是神秘或者说是闪烁其辞地询问、打听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我总感觉她的神情隐隐显得有些紧张。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

杨萍在会计审查过程中，发现了几笔看似不相关的贷款最后都进了同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名叫谷涛，几年前移民



到了国外。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个名叫谷涛的人是谷如云的表哥，我们立刻对谷如云产生了警觉。

那段日子，谷如云这个有些神秘莫测的人，成了我和宋海涛共同关注的对象。

宋海涛是江宁市刑警队长，我的铁哥儿们。

那天，他故作神秘地告诉我：“韩崐，对于霍炎，你猜我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除了发现霍炎巨额贪污，就是荒淫无道呗。”我调侃着海涛。

海涛这个人一向喜欢夸大其词，我对他的话以及他的猜测也就一向是要压缩后再听的。

“在调查霍炎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和谷如云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现在，我们已经找到证据了，他俩是一对情人！”宋海涛眉飞色舞，因为激动，额头上的那根青筋一跳一跳地直蹦跶。

我一点都不怀疑宋海涛看人的精确度，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刑警队长。在我的记忆中，每一个出色的刑警队长，都有一个比猎犬更敏锐的鼻子，或者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判断，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胜任刑警队长这一重任。

后来，在谷如云的口供中，我才知道早在我们刚刚到达建行时，谷如云就给远在巴西正在工作访问的霍炎通了电话，等到杨萍发现了信贷部的财务漏洞时，谷如云又立即给霍炎透露了消息，要他不要再回国了，而霍炎则叫她赶紧飞往巴西。

“省检察院司法会计审查组来的那天，是四号吧？我给霍炎通了电话，告诉他这边的动静。”谷如云用手指优雅地梳理着一头油亮乌黑的长发，眼光越过市检察院技术处处长鲁建的头顶，冷冷地扑向屋顶垂下的吊灯，那神气活脱脱两只觅光的飞蛾，傲然又张扬。

鲁建狠狠地瞪着谷如云，不耐烦地敲打着桌子，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钢笔套，发出“嘎嘎”的脆响。

“接着呢！你在审查组查出问题的那天晚上，又给霍炎打了电话，是不是？！”

“接着的事，你都知道了。”谷如云口带讥讽的语气回答道。

鲁建“哗啦”一声站起来，把椅子使劲儿拽到一旁：“谷如

云，你别太得意！法庭上有你好看的！”

3

鲁建对谷如云的厌恨是必然的。

鲁建是全国检察系统技术部门元老级的人物，1982年刑警学院毕业后，他就来到江宁市检察院从事刑事技术工作。那时，全国检察系统从事刑事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寥寥无几，且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正是因为如此，尽管鲁建在基层检察院工作，但常常作为全国检察机关的技术骨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借调牵头组织国家级重大疑难案件的检验鉴定。也正是由于鲁建的原因，江宁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在全国检察机关技术部门的位置不同寻常，1985年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技术工作会议就是在江宁召开的。

在机关，不把领导的指示当回事的人，大多还都是些有点真才识学的人。鲁建就是个一向自信骄傲还有些抗上情绪的大能人，在对待司法会计鉴定工作这个问题上，和我很有些臭味相投。没想到，我们这两个在全国检察系统技术部门颇有些影响的所谓大能人，居然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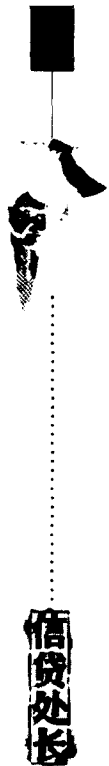
“司法会计？新鲜！我在刑警学院那会儿，怎么没有听说呀？这么多年了，没有司法会计，我们的工作不也做得得心应手嘛！社会上这么多注册会计师，找他们不就行了吗？”记得我刚刚把郭检派给我的任务布置给鲁建时，鲁建就在电话里这样洋洋自得地对我讲。

“是呀，现在是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人才共享的时代了，郭头怎么这么不开窍呀，他怎么就不知道节约人力资源呢。”我也大大咧咧地在电话里跟鲁建一起玩笑似地损着郭检。

然而，残酷的事实证明，我和鲁建这次狂得有些出了边。

由于省检察院技术处根本就没有组建司法会计室，江宁市检察院司法会计室里只有一个刚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新手，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所以鲁建聘请了老同学所在的“达兴”审计事务所帮助检察机关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工作。

问题就出在这里。霍炎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达兴”审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从他们那里打探到审计的进展情况，成功地



让他们帮忙出具了虚假鉴定。

结果，江宁市检察院反贪局在对霍炎的经济问题进行秘密侦查阶段，技术部门没有在司法会计鉴定方面给予及时的配合和支持，错误的鉴定结论导致霍炎借出国考察之际，携巨款逃之夭夭。

江宁市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的这个大纰漏，不仅让市检察院丢了脸，还让鲁建这个在江宁市检察院出尽风头的技术检察官的光辉形象轰然倒塌！

当然，根子还是错在我这个省检察院技术处处长的失职行为上，虽说杨萍出色的工作和郭检的宽容态度像块遮羞布似的掩盖了我的失职行为，但莫大的耻辱已经永久地刻在了我的心上。

霍炎的出逃成了我和鲁建职业生涯中一个抹不去的污点，也是我们二人久久难以原谅自己、对谷如云耿耿于怀的症结。

鲁建得知谷如云和霍炎的关系后，立马将功补过采取行动，他把自己错当成侦探，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对谷如云的行动进行秘密侦察，其行为很有些出格，弄得真正的警探们哭笑不得。事后，刑警队长宋海涛将他在机场目睹这一幕情景对我做了如下描述：

当穿着时髦、戴着宽边蛙式墨镜的谷如云出现在候机厅准备登机的时刻，鲁建气喘吁吁地从出租车里钻了出来，箭步冲进候机大厅，拦住谷如云的去路。

“准备去哪潇洒，是巴西吗？”鲁建一边抹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满是嘲讽地说道。

谷如云看到鲁建幽灵般地站在自己面前，那张沉静、优雅的美丽脸蛋唰地一下子就变白了，她无力地呆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没有一丝表情……

法院以知情不报、窝藏赃物罪判处谷如云三年徒刑。

我在法庭上再次见到谷如云时，那个开朗漂亮的女人已经变得两眼无光，神情沮丧，当她的目光偶尔掠过我愤怒的神情时，立马就尴尬地躲开了。

静谧、严肃的江宁市检察院会议室，鲁建埋头抽着闷烟，一句话也不说，检察长吴铁民面带怒色地看着他，院党委的其他几个成员也都默默地时而看看鲁建，时而看看吴铁民。

“啪”吴铁民点燃一根香烟，狠狠地抽了一口：“鲁建！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一个娄子吗，省院领导对组建司法会计工作作了那么明确的指示，你为什么就是充耳不闻呢？你是全国检察机关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年年是院里的优秀工作者，又是有二十几年党龄的党员，你怎么能够对上级领导的指示这样漠视，你怎么狂妄自大、不思进取到了这种地步！”

吴铁民越说越激动，拿手猛地拍了下桌子，惊得鲁建刷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都像你这样，检察机关的反贪工作还怎么开展？检察机关的技术工作还有什么保留价值？你自己回去好好反思反思！”

鲁建慢慢垂下头，吞吞吐吐地检讨着自己的过失。

最后，吴铁民宣布了院党委对鲁建的处分决定：“江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缺乏司法会计鉴定的技术人员和手段，在聘请面向社会服务的审计事务所对反贪案件进行司法会计审查的过程中，由于受聘鉴定人出具虚假鉴定，造成犯罪嫌疑人霍炎脱逃。对此，鲁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江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

鲁建静听着院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默默无语。

会后，情绪低落、垂头丧气的鲁建一步一挪地回到了自己的家。看到上初中的儿子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新闻联播，鲁建便怒气冲冲地对着儿子教训到：“都上中学了，还要老子监督着学习！快滚进屋复习功课去！”

儿子委屈地辩解道：“你和妈妈答应过，我每天可以看完新闻再去学习的。”

“还敢顶嘴！快给我滚进去！欠揍了，小子！”鲁建啪嗒关掉电视，踢掉鞋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一回来就向儿子发脾气，你这种人，活该受处分！”

一位30来岁的妇女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她烫着时新的短卷



发，精干而又神气。这是鲁建那位在刑警学院刑侦系担任副教授的妻子孙芳芳。

孙芳芳爱抚地拍拍儿子的头，叫他进屋复习功课：“别理你老爸，他今晚不骂人不自在。”

“嘿，瞧瞧平常那得意劲，今天怎么不狂了，有本事在党委会上跟你们吴检嚷嚷呀，就知道拿儿子出气，多能耐呀！”孙芳芳热嘲冷讽地看着鲁建。

鲁建自知理亏，脸涨得通红，眼睛看着墙上的油画，眼角却瞄着自己的老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反贪工作是检察机关的重头戏，技术部门要想站稳脚跟，就得配合反贪部门把司法会计审查和鉴定牢牢地抓在手上。你就知道抓你自己的文痕检专业，从来不听别人的劝，现在好了，吃大亏了吧？”孙芳芳一边数落着，一边把饭菜热好端到鲁建面前。

“别动不动就教训我，你以为我是你的学生呀。”鲁建心里堵得慌，语气强硬地说。

“你就狂吧，吃亏的还在后面呢，不信，走着瞧！”孙芳芳真的生气了。

“不吃了！出去走走。”鲁建一边说着，一边头也不回地拉开家门跑了出去。

5

“哥们儿，出来陪你老哥喝几口，老哥心里难受着呢！别他妈婆婆妈妈的！甭跟老哥我来这套！快点！”鲁建掏出“大哥大”，拨通了宋海涛的电话。

宋海涛已经知道鲁建在检察院党委会上挨批的事了，他正琢磨着明天怎么安慰这个老大哥呐，鲁建就在电话里跟自己吆三喝四开了。

宋海涛是个十足的球迷，他看球的专注劲儿恐怕是家里家里起火都不知道逃跑的。那会儿，电视里正在播放世界杯小组预选赛巴西对阿根廷的精彩比赛，他的全部注意力被赛场上的那只足球牢牢地捆绑着。可以想象，鲁建在这个时候要宋海涛出来喝酒，难度系数有多大，也多么地不合时宜！